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淚珠緣  
第八十二回 參情禪寶珠發奇論 償孽債香玉起癡心

卻說香玉被眉仙一句話打在心裡，不禁失笑道：「小姐真是天仙花人，不呵怎麼知道人心裡？」說著，又皺眉兒道：「便是我孀娘教我來求爺和小姐，給他想個法子呢！」寶珠道：「你孀娘也是個怪物，死不怕錢多！他在帳房裡原領一百塊錢一月的伙食，也用不了。打去年中秋起，我替他求了太太，說府裡有了喪事，不唱戲，你們沒討賞錢處兒，太太允了一百塊錢一月的津貼，又因你的面兒，我也每月貼上他些，可不是按月都向殿春、裊煙領去的嗎？老實說，我本不是個吝惜錢的人，真是你和伶兒、嫩兒這一班兒人缺了錢用，向我要，我再也沒什麼意見。最可惡的是那老怪物，用出一種虔婆手，假借你們的臉兒，來拿我當什麼東西看！要不是因你們幾個人怪可憐的，哪怕一百個老怪物，我也早攆出去了！」說的眉仙、香玉都笑了起來。香玉道：「爺講的話不錯，但是他今兒並不教我來求爺給錢他用。他說感爺的恩也不淺了，早想把我和伶兒、嫩兒剩下在這裡，求爺身邊做個丫頭。不過爺身邊的丫頭也多了，將來少不得仍把咱們賞給出去，知道咱們誰願意跟小廝們？所以把這門心思圈起了一邊。如今，他想府裡橫豎沒用班子的時候，他想求爺和小姐商量。聽說小姐家的園子，現在放著，任人遊玩，想借小姐那園子裡唱一兩月戲去，攪幾個錢下來，好給咱們姊妹兒一條去路。我想這事太太總沒有不肯的，不是太太常說，一班女孩子也長成了，終不成教他們做梨園白髮，老在咱們家裡，如今求去不必說是肯了的，不過出去了，又不得個了局，所以想這個主意來求爺和小姐。」

寶珠聽了這番話，卻一句也回答不出，半晌道：「天下本無不散的筵席，不過便這樣的散了，我心裡總覺有一種說不出的淒楚。其實，我也想不出法子來安頓你們，只恨我一個人不能變化分身，彌補不了這些人間的缺憾。」

眉仙笑道：「你這種話，我最不愛聽，難道天下生下的多少美人，個個只配嫁你？除了你便沒有人配得上了？」寶珠道：「也不是這樣說，譬如我自己園裡養著的好花，自己捨不得彩一朵兒，眼睜睜看人家摘了去，你想我心裡可疼不疼？」眉仙道：「照你這樣說，凡是自家的姊妹，或是自己的女兒，就該都配給自己一個，萬不捨得嫁出去了？」香玉、韻兒都不禁一齊笑了。寶珠也頓住了嘴，半晌才笑道：「如果我做了皇帝，我一定改了這種禮法，也是天底下樁極便宜的事呢。」說得眉仙也不禁好笑。寶珠卻只把眉仙所說的笑話，當做一個問題，在心裡研究了半天，道：「我仔細想過，兄妹為婚也，實在有利無弊的。若說女兒則他又有他的兄弟在著，派不到自己身上。」眉仙笑向香玉道：「你瞧這位爺，敢真有點兒瘋了呢！」香玉道：「爺每每想一件事，總想過了頭，所以想出來的念頭總是世間上做不到、行不去的事。據我說，一個人只在一個心，要是心裡愛這一個人，永遠不會拋棄了，便也不必定要嫁娶。」寶珠道：「你這話果是不錯。我也細細想過，為什麼世間上的人定要嫁娶，因為女兒家不能不從一而終，在那花枝一般的時候，自然博得人愛，取得人憐，若不就此嫁定了，將來到得花老春殘，少不得從前愛憐他的人又去愛憐別個，因為這一層緣故，所以才要嫁娶，定了名分，使他兩個一世拋棄不開，忘懷不得。所以叫做『定情』，就是把兩下的心情都從此鎮定了，移動不去的意思。譬如你今兒在咱們府裡，你愛著我，我也愛著你，將來你出去了，若沒有別個你愛的人，那自然還愛著我。倘如有一個比我還可愛的，他又比我還愛著你，你到那時不由不把你愛我的心思，愛著他去，便是我也是如此。若是嫁娶定了，那便你要不愛我，我要不愛你時，也不過偶然煩惱一時半刻的工夫，到底想來，我不愛你，誰還愛你？你不愛我，誰還愛我？由此一念便生憐惜，到得彼此憐惜，那愛情再也移動不動了。進一層說，一個人要人愛憐什麼事，因為一個人免不得有一個身老病死的日子，若沒有一個素來愛憐他的人，到得那時就少不得受人嫌憎、厭惡，還有誰愛憐他？譬如一株花木，有主兒的，任他花凋葉落，和鐵樹一般，一千年不開花了，他那主兒總仍護著他；若是沒主兒的，少不得被人斫了去做柴燒。若有主兒的，不說別的，便是樓窗外的石筍，可肯任人去踹他一腳嗎？」

眉仙一面聽著寶珠的話，一面看著香玉的神色，看他本是滿臉的笑容，如今早已變做了一種悽惶顏色，好像笑不出、哭不出的樣兒，因想：「此兒畢竟可人。寶珠對他講這種話，分明是苦了他的心，他心裡何嘗不想嫁寶珠來？其實，寶珠便再娶上他一個妾，也不妨什麼，不過旁人不知道寶珠的總有許多議論。」又想：「香玉終究是個女伶，雖然長的可愛，知道他的心是怎麼一個？此時被寶珠說了這一番話，自然心裡有所感觸，只怕從此又添上一重情障呢。」因道：「誰和你參這些情禪！我倒要問問香玉呢，你孀娘要帶你們去，你心裡怎麼樣？」

香玉被這一問，不禁「哇」的一聲哭了，原伏在寶珠身邊的桌角兒上，這會子竟投在寶珠懷裡，一兀頭甘願立時哭死了一般。眉仙笑道：「我知道寶弟這人最是害人的一位魔星，你說得香玉心裡這樣，我瞧你怎生發付他！」寶珠笑撫著香玉道：「好妹妹，我知道你心裡，但是我只沒法子奈何你那老怪物？我若越愛你時，便越苦了你，你那老怪物的心思我早探出過了，他把你當做無價之寶，一不肯拿你賣錢，二不肯與人作妾，你想教我怎樣？」香玉道：「我如今想來不如死了的好。」寶珠道：「你死什麼？便你要死，他也決不讓你死去，徒然苦了自己。依我的意思，你不如安心定魂，等他死了再作道理。」眉仙笑道：「那老不死的怪物正健旺呢！照你這樣講去，你便要做第二個魏企仁了。」

寶珠不禁失笑，惟有香玉不解這話，因仰起頭來看眉仙。眉仙見他滿臉淚痕，因把香玉攆到自己身邊來，道：「好姐兒，你不要苦壞了身子！我和你講，你孀娘要借園子，我明兒和浣花講去，包管做得到！你盡跟你孀娘去走一遭兒。你前生欠下了你孀娘多少孽債，少不得總要償清他的。你今生若不償清了，再轉一世，只有加重點兒利息。大凡一個人，不拘什麼遭逢，多有點兒孽債冤緣在裡面的，任你推避也推避不了。你的意願我也知道，如果你償完了你孀娘的孽債，那時自然能夠自由自主，如你的願。你不瞧別個，單瞧我和浣花妹妹、和婉香姐姐兩個，你便知道，天下的事，不是人力勉強得來的了。」香玉聽著，想著，覺得眉仙的話也極是不错，便呆呆的出神無語。正是：

兒女心腸皆軟軟，人生遭際太茫茫。